

坊间名人

大夫胡明远

卢万成

胡明远大夫和我是忘年之交。他曾是东方红医院的内科大夫,也是全科医生,从眼拉盖(方言,指脑门)到脚后跟,哪儿有毛病他都管。论年龄,我们应该是两代人,叫大夫是尊称,实际应该叫叔。有一次喝酒,几个人都喝得有点大,他一口一个老弟叫我,我说不敢当不敢当,我怎么能成为胡大夫的老弟呢?他说四海之内皆兄弟,你当我的老弟不吃亏。其实他的夫人是我的小学老师,我说我应该是正经晚辈。胡大夫说,那是你们的关系,你我论起来,都是平辈。由此可见胡大夫是个平易近人的长者。当然,凡是能够擢在酒桌上的话也不必认真,老弟就老弟吧,喝完酒就不算数了。后来,大约是1986年,我有一篇中篇小说《芝罘旧夕阳》发表了。小说里有个掌柜胡老驴的叫四舅,聊起来就叫他四舅了。王老师听了憋不住笑问,怎么又变成四舅了?胡大夫说,外甥不打亲娘舅,你不懂别瞎打听。

后来,在小范围里一直都叫他四舅,在一些不明就里的朋友眼里,这个称谓听得一愣一愣的。

上世纪80年代中期,大约是正月里的一天,胡大夫招请几个朋友,说到府上喝酒吃饭。他自己就称自己家叫府上。一起去吃饭的有位先生说,胡大夫你也一介草民,不应该叫府上,自谦应是舍下、寒舍、茅屋。胡大夫说,怎么就他们有钱人能叫府上?我们老百姓叫府上还犯忌讳了?今儿我偏不,就叫府上!

四舅府上总是有好酒好菜。我记得那些年,他存了不少的习水大曲,那时候的习水大曲是了不起的高档酒。胡大夫善饮,几十年来,我从未见他醉酒,微醺则是必须的。酒兴高涨起来,他就在抽屉里面找出一个长方形的用乳白色茧绸包裹的口琴。这款口琴或许就是普通的上海口琴,但在胡大夫看来则非同一般。他吹口琴是老手了,估计这把口琴给了他几十年的快乐,经

常吹奏的曲子是《延安颂》和《春深如海》,然后就放开歌喉唱起来。据说在早年的烟台卫生系统节庆时,经常会安排胡大夫的男高音独唱节目。他说独唱好是好,但绝对不如大合唱,他在合唱团里是领唱,你想想那么多人给他伴唱,他一个人引吭高歌,那滋味简直了。我问简直什么了?他嘿嘿一笑说,苞米地里蹿出杆高粱——出人头地。

有一年,剧作家高芳彤和胡大夫在一起对饮。高芳彤是酒神,而且酒不离曲,唱上一阵儿,似乎把酒发散出去了,于是斟酒再喝。高芳彤擅京剧,唱老生也唱青衣。胡大夫是美声,最爱《延安颂》《兄妹开荒》等。那天高芳彤唱了一曲《金丝鸟》,唱得整个雅间都摇摇欲坠了。胡大夫也来了一首老歌:春深如海春山如黛春色绿如苔……唱完了,胡大夫说,咱们没法对歌,你唱的全是国统区,我唱的全是解放区,不是一个调儿。胡大夫喜欢雨天和雪天,如果赶上他休班的时候下雨或者下雪,他就有些乐不可支了,心情格外好,情绪格外高涨,于是做菜、斟酒、打电话招请朋友,他的歌喉就从厨房里连同菜香一起飘散出来:

雄鸡雄鸡高呀么高声叫
叫得太阳红呀么红彤彤
年轻力壮的小呀么伙子
怎么能躺在炕上做懒虫

我现在每到雨天或者雪天的时候,便蓦地想起胡大夫深情歌唱的面容。他是一个快乐的人,他对生活的认真和洒脱值得每个人倾慕和效仿。他有一帧黑白照片,应该是胡大夫年轻时的写照,身着黑夹克外套,口含一柄直杆烟斗,目光如炬,双眉如帚,气贯长虹,悠然自得。看着照片,你会突然感到这是一个多么自信而且雄心勃勃的年轻医生!

我有点头痛脑热的时候也会去麻烦他。他在问诊听诊之后,就用纸给我包了

一把药片,说白开水服下,两次就好了。直到我步入中年了,有一次我问他当初给我用的什么药,连药名也不肯告诉我。他诡异地笑了,说你当初那个病是写书累的,在《西氏内科学》上叫百足虫病,给你的那一把药片,除了几片阿司匹林之外,剩下的都是各种维生素片。现在想他是在绕着墨菲定律说事,只是当时惘然。胡大夫退休后,有私家诊所聘任他去坐堂,开始时他成天乐乐呵呵,后来就辞了工作回家。他说干不了,人家把咱当成盘菜,咱看病习惯了,比如感冒,开药一般不会超过几十元钱,有时干脆不到十元钱。你说人家能高兴吗?

他在84岁的时候出版了一部《胡明远书法文集》,里面的书法和文字大半都是他的行医心得,有的是时局杂俎,还有他写的诗词等。大十六开本,装帧设计都是他自己做的,烟台老作家、书法家戴恩嵩先生为这本文集写了序言。敝帚自珍,他对自己这本书挺重视,再版时是我给他联系印刷的。

后来我被聘任为《胶东文学》主编,他到编辑部来过几次,总是来去匆匆。记得有一次临别时他对我说,感觉自己的身体不行了。我说胡大夫开什么玩笑呢。大约又过了一年的时间,有一天夜里我做了个梦,梦见胡大夫说,他要出趟远门了,这次出去就不回来了。做完这个梦我就醒了,起身看看时钟,是下半夜三点,心里诧异片刻又睡觉了。天明以后,我带着一支《胶东文学》艾山采风团到了栖霞。下午四点左右,大家乘车往回赶,我有些疲劳,便在车上迷糊了一阵。这时手机响了,电话那边是王老师的声音,她告诉我胡大夫昨天晚上走了,挺安详的。我急忙问胡大夫是夜里几点走的,王老师沉默了一阵说:下半夜,凌晨三点。

我呆住了。
许多年以后,我想,在一个平行宇宙里,胡大夫正默默地注视着这个鱼龙混杂的世界。

银发公益人

王锦远 曲建玲

他们年老,他们青春;他们柔弱,他们坚强;他们渺小,他们伟大……

这里说的,是以贺长吉为代表的牟平区爱心家园志愿服务队。

笔者了解到,家住威海、化名“爱心捐款”的3位女士,去年曾委托朋友向贺长吉所在的志愿服务队转来1.45万元的善款。

在之前的2019年9月3日,志愿服务队也接到过这样的捐款。那天晚上,电话铃声响起,屏幕显示电话来自内蒙古,贺长吉未理。铃声第三次响起,他才拿起电话。

“你是贺长吉队长吗?”一位女士急切地问道,“我姓沙,我想给你们捐点款!”

“捐款?你们可以向你们当地的慈善机构捐啊。”贺队长善意地提醒。

“我听朋友讲过你们的事迹,很感动、很佩服,我要捐给你们!”

第二天,1万元的善款从内蒙古飘然而至。

内蒙古和威海的4位女士为何要舍近求远地将善款捐到牟平,捐给牟平区爱心家园志愿服务队?

二

请看,这群银发公益人——

贺长吉,74岁,2010年退休后参加了牟平区爱心家园志愿服务队,2015年开始担任队长。多年来,他和队员们积极参加各种公益活动,将爱心洒遍牟平城乡。

其实,贺长吉是一位行动不便的重度伤残者。原本需要别人照顾的他,却奔波在志愿服务一线,义务劳动、下乡慰问,他都亲力亲为,乐此不疲。2016年2月,他又把老伴拉入了志愿服务队。此外,他还省吃俭用,长年坚持向家庭困难的孩子捐款,自己却一直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。

都基保是牟平区爱心家园志愿服务队中的另一位灵魂人物。他原是牟平师范职工,1999年退休后,义务承担起小区的卫生清洁工作,一干就是10年。2008年他主动报名成为一名光荣的志愿者,累计参加义务服务900多小时;在参加义务服务的同时,他还先后向希望工程、地震灾区等捐款共计5万多元,先后荣获“烟台市星级优秀义工”“中国好人”等荣誉称号。2019年3月25日,他因突发脑出血去世,终年80岁。去世后,家人遵照他的遗嘱将他的眼角膜和遗体捐献给了红十字会。

李淑英,都基保的老伴,83岁,是爱心家园志愿服务队里年龄最长的志愿者。她义务承担起所住单元楼梯间的卫生清扫工作,一干就是32年。同时,她还与丈夫长年坚持照顾3位孤寡老人。丈夫去世后,她又继承丈夫的遗志,每年拿出1000元钱捐献给困难家庭的孩子。

王传强,今年71岁,退休工人。自2013年起就参加义务服务,2017年老伴因病卧床不起。王传强既要买菜、做饭、洗衣,又照顾老伴,虽然负担很重,但每次公益活动他从不缺席,重活、累活、脏活总是抢着干。

曲春舫,一位80岁的家庭主妇。2017年5月下旬,曲春舫所在小区搬来了一户三口之家,后来女主人因病去世,留下丈夫和一个小男孩及一些债务。丈夫因照料妻子也丢掉了工作,以捡拾废品为生。曲春舫知道后,送去了1000元钱和面粉等生活用品,并经常帮助这个家庭。曲春舫的善行义举感动了同小区的王兰章、崔莉等人,几天后他们也向这个困难家庭伸出了援手。

……

三

牟平区爱心家园志愿服务队是牟平区第一支公益队伍,以退休工人和家庭主妇

为主体,是一群平均年龄70岁的银发公益人。十多年来,他们共参加义务劳动近万次,捐献衣物6000多件,捐款50多万元,资助600多名孩子走出困境,先后被评为“全省最美老干部志愿服务队”“烟台市老有所为先进集体”。

2012年10月下旬,在牟平区图书馆搬迁过程中,50多位身穿红马甲的老者,搬书的搬书,分类的分类、编号的编号,有条不紊地忙碌着。一年零六个月后,7万多册图书找到了新的归宿。

2014年6月,50多位身穿红马甲的老者在政府大街和正阳路的20多个公交亭中清扫垃圾、擦拭座椅和玻璃。从这一年开始,每月第一个周的星期天,到公交亭义务服务便成为他们雷打不动的保留项目。

……
2023年8月4日,烈日当空,室外温度34.5℃。在沁水河公园一角,4位年逾七旬的老者,有的在清扫地上的落叶,有的在捡拾花坛里的杂物,有的在擦拭座椅,红色马甲被汗水浸透,马甲上的“爱心家园志愿服务队”9个大字却在阳光下更加耀眼。

很多人不理解,他们到底图什么?图钱吗?2013年,烟台市委、市政府一次性奖励团队每人800元,合计24800元。第二天,他们便将全部奖金捐出。

图名吗?面对镜头,他们总是一退再退;面对荣誉,他们总是一让再让;询问捐款多少?他们总是缄口不言。

他们究竟图什么?“出来做公益,心情特别舒畅”“通过我的帮扶,家庭困难的孩子入了园、上了学,我心里就特别快乐”……

没有豪言壮语,一句句肺腑之言让人感动。

他们图的是他人的幸福,图的是社会的和谐,图的是明天更美好。